# 傳燈錄/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傳燈錄

◀上一卷

第十六卷

下一卷▶

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。第五世七十二人。

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錄。

鄂州岩頭全豁禪師。

福州雪峰義存禪師。

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。

泉州瓦棺和尚。

襄州高亭簡禪師。

洪州感潭資國和尚。

德山鵝湖紹■大師。

鳳翔府垢和尚。益州雙流尉遲和尚。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。二十一人見錄。

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。

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。

廬山懷緛禪師。

筠州九峰道虔禪師。

台州湧泉景欣禪師。

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。

潭州谷山藏禪師。

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。

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。

吉州崇恩和尚。

石霜第三世輝禪師。

郢州芭蕉和尚。

潭州肥田伏和尚。

潭州鹿苑暉禪師。

潭州寶蓋約禪師。

越州雲門海晏禪師。

湖南文殊和尚。

鳳翔府石柱和尚。

潭州中雲蓋和尚。

河中棲岩存壽禪師。

南嶽玄泰上坐。

杭州龍泉敬禪師。渤府盤亭宗敏禪師。新羅欽忠禪師。新羅行寂禪師。洪州鹿源和尚。郢州大陽山和尚。滑州觀音和尚。鄆州正覺和尚。商州高明和尚。許州慶壽和尚。鎮州萬歲和尚。第二世鎮州靈壽和尚。鎮州洪濟禪師。吉州簡之禪師。大梁洪方禪師。印州守閒禪師。新羅朗禪師。新羅清虛禪師。汾州爽禪師。餘杭通禪師。已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一十一人見錄。

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。

洪州上藍令超禪師。

鄆州四禪和尚。

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。

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。

撫州黃山月輪禪師。

洛京韶山寰普禪師。

太原海湖和尚。

嘉州白水寺和尚。

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。

洪州同安和尚。

韶州曇普禪師。

吉州仙居山和尚。太原資福端禪師。洪州盧仙山延慶和尚。越州越峰和尚。朗州祇閣山和尚。益州棲穆和尚。嵩山全禪師。益州夾山院和尚。西京雲岩和尚。安福延休和尚。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更不錄。

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

岩頭全豁

鄂州岩頭全豁禪師。泉州人也，姓柯氏。少禮清原誼公落髮。往長安寶壽寺稟戒。習經律諸部。優遊禪苑。與雪峰義存欽山文邃為友。自餘杭大慈山迤邐造於臨濟。屬臨濟歸寂，乃謁仰山。才入門，提起坐具曰：「和尚。」仰山取拂子擬舉之。師曰：「不妨好手。」後參德山和尚。執坐具上法堂瞻視。德山曰：「作麼。」師咄之。德山曰：「老僧過在什麼處。」師曰：「兩重公案。」乃下參堂。德山曰：「這個阿師稍似個行腳人。」至來日上問訊。德山曰：「閣梨是昨日新到否。」曰：「是。」德山曰：「什麼處學得這個虛頭來。」師曰：「全豁終不自謾。」德山曰：「他後不得孤負老僧。」

他日參師，入方丈門側身問。是凡是聖。德山喝。師禮拜。有人舉似洞山。洞山曰：「若不是豁上坐，大難承當。」師聞之乃曰：「洞山老人不識好惡，錯下名言。我當時一手抬一手搦。」

雪峰在德山作飯頭。一日飯遲，德山擎缽下法堂。雪峰曬飯巾次，見德山乃曰：「鐘未鳴鼓未打，老和尚向什麼處去。」德山卻歸方丈。師在堂中聞之拊掌曰：「大小德山猶未會末後句。」德山聞舉，令侍者喚岩頭去問。你不肯老僧那。岩頭密啟其意。師來日上堂說話異於尋常。岩頭到僧堂，撫掌大笑云：「且喜得堂頭老漢會末後句。他後天下人不奈何。雖然如是，也祇得三年。」三年後果然遷化矣。

一日與雪峰義存欽山文邃三人聚話。存驀然指一碗水。邃曰：「水清月現。」存曰：「水清月不現。」師踢卻水碗而去。自此邃師洞山。存豁二士同嗣德山。師與存同辭德山。德山問：「什麼處去。」師曰：「暫辭和尚下山去。」德山曰：「子他後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不忘。」曰：「子憑何有此說。」師曰：「豈不聞智慧過師方傳師教。其或智慧齊等。他後恐減師半德。」曰：「如是如是。當善護持。」二士禮拜而退。存返閩川，居象骨山之雪峰。師庵於洞庭臥龍山。徒侶臻萃。

僧問：「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。」師曰：「聲前古毳爛。」問：「堂堂來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刺破眼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祖師意。」師曰：「移取廬山來向汝道。」

師一日上堂謂諸徒曰：「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。睹三兩段文似衲僧說話。」又曰：「休休。」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。師曰：「吾教意如伊字三點。第一向東方下一點。點開諸菩薩眼。第二向西方下一點。點諸菩薩命根。第三向上方下一點。點諸菩薩頂。此是第一段義。」又曰：「吾教意如摩醯首羅。劈開面門，豎亞一隻眼。此是第二段義。」又曰：「吾教意猶如毒涂鼓。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。亦云俱死。此是第三段義。」時小嚴上坐問：「如何是毒涂鼓。」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：「韓信臨朝底。」嚴無語。

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。入門便道，不審。石霜曰：「不必闍梨。」僧曰：「恁麼即珍重。」又到岩頭如前道，不審。師曰：「噓。」僧曰：「恁麼即珍重。」方回步，師曰：「雖是後生亦能管帶。」其僧歸舉似夾山。夾山曰：「大眾還會麼。」眾無對。夾山曰：「若無人道。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。」乃曰：「石霜雖有殺人刀，且無活人劍。」

師與羅山卜塔基。羅山中路忽曰：「和尚。」回顧曰：「作麼。」羅山舉手曰：「這裡好片地。」師咄曰：「瓜州賣瓜漢。」又行數里徘徊間。羅山禮拜問曰：「和尚豈

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。」師曰：「是。」又曰：「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。」師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不肯德山即不問。只如洞山有何所闕。」師良久曰：「洞山好個佛，只是無光。」

僧問：「利劍斬天下，誰是當頭者。」師曰：「暗。」擬再問，師咄曰：「這鈍漢出去。」

問：「不歷古今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卓朔地。」曰：「古今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任爛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西京來。」師曰：「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。」曰：「收得。」師作引頸受刃聲。僧曰：「師頭落也。」師大笑。其僧後到雪峰舉前語。被拄杖打趁下山。

問：「二龍爭珠，誰是得者？」師曰：「俱錯。」僧問雪峰。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。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。未審和尚見性如何？峰以拄杖打三下。其僧後舉前語問師。師與三摑。

問：「如何是三界主。」師曰：「汝還解吃鐵棒麼。」瑞岩問：「如何是毗盧師。」師曰：「道什麼。」瑞岩再問之。師曰：「汝年七十八未。」

問：「塵中如何辨主。」師曰：「銅鈔鑼裡成油。」問：「弓折箭盡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去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岩中的的意。」師曰：「謝指示。」僧曰：「請和尚答話。」僧曰：「珍重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曰：「破草鞋與拋向湖裡著。」問：「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。」師曰：「吽。」僧再問。師曰：「腳下過也。」

問：「古帆不掛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後園驢吃草。」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。師皆作噓聲。而常謂眾曰：「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。」唐光啟之後，中原盜起。眾皆避地。師端居晏如也。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。遂傷刃焉。師神色自若，大叫一聲而終。聲聞數十里。即光啟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。門人後焚之。獲舍利四十九粒。眾為起塔。壽六十。僖宗諡清嚴大師，塔曰出塵。

雪峰義存

福州雪峰義存禪師。泉州南安人也。姓曾氏。家世奉佛。師生惡葷茹。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，或見幡花像設。必為之動容。年十二，從其父游莆田玉澗寺。見慶玄律師，遽拜曰：「我師也。」遂留侍焉。十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。照撫而器之。後往幽州寶剎寺受具足戒。久歷禪會緣契德山。唐咸通中，回閩中。登象骨山雪峰創院，徒侶翕然。懿宗賜號真覺大師。仍賜紫袈裟。

僧問：「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。」師曰：「雷聲震地，室內不聞。」又曰：「闍梨行腳為什麼事。」問：「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迷逢達磨。」曰：「我眼何在。」師曰：「得不從師。」

問：「剃髮染衣受佛依蔭。為什麼不許認佛。」師曰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

師問坐主。如是兩字盡是科文，作麼生是本文。坐主無對。五雲和尚代云：「更分三段著。」

問：「有人問三身中那個身不墮諸數。人云吾常於此切，意旨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老漢九轉上洞山。」僧擬再問。師曰：「拽出此僧著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覿面事？」師曰：「千里未是遠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大人相？」師曰：「瞻仰即有分。」

問：「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？」師曰：「義墮也。」僧問：「寂然無依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猶是病。」曰：「轉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船子下揚州。」

問：「承古有言？」師便作臥勢。良久起曰：「問什麼。」僧再舉。師曰：「虛生浪死漢。」

問：「箭露投鋒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好手不中的。」僧曰：「盡眼勿標的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妨隨分好手。」

問：「古人道，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。未審將什麼對。」師曰：「吃茶去。」

師問僧，什麼處來。對曰：「神光來。」師曰：「晝喚作日光，夜喚作火光。作麼生是神光。」僧無對。師自代曰：「日光火光。」

棲典座問。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，方有語話分。如何是語話。師把住曰：「道道。」棲無對。師踏倒。棲起來汗流。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僧曰：「近離浙中。」師曰：「船來陸來。」曰：「二途俱不涉。」師曰：「爭得到這裡。」曰：「有什麼隔礙。」師便打。

問：「古人道，覿面相呈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如何是覿面相呈。」師曰：「蒼天蒼天。」

師問僧：「此水牯牛年多少。」僧無對。師自代曰：「七十七也。」僧曰：「和尚為什麼作水牯牛。」師曰：「有什麼罪過。」

僧辭：「師問什麼處去。」曰：「禮拜徑山和尚去。」師曰：「徑山若問汝，此間佛法如何？作麼生道。」曰：「待問即道。」師以拄杖打。尋舉問道宦。宦即鏡清順德大師。這僧過在什麼處便吃棒。宦曰：「問徑山得徹困也。」師曰：「徑山在浙中，因什麼問得徹困。」宦曰：「不見道遠問近對。」師乃休。東禪齊云：「那僧若會雪峰意，為什麼被打。若不會，又打伊作什麼。且道過在什麼處。鏡清雖即子父，與他分析。也大似成就其丑拙，還會麼。且如雪峰便休，是肯伊不肯伊。」

師一日謂慧冰曰：「稜即長慶。吾見溈山問仰山。從上諸聖什麼處去。他道或在天上，或在人間。汝道仰山意作麼生。」稜曰：「若問諸聖出沒處。恁麼道即不可。」師曰：「汝渾不肯。忽有人問汝，作麼生道。」稜曰：「但道錯。」師曰：「是汝不錯。」稜曰：「何異於錯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對曰：「離江西。」師曰：「江西與此間，相去多少。」曰：「不遙。」師豎起拂子曰：「還隔這個麼。」曰：「若隔這個，即遙去也。」師便打。

問：「學人乍入叢林。乞師指示個入路。」師曰：「寧自碎身如微塵。終不敢瞎卻

一僧眼。」問：「四十九年後事即不問。四十九年前事如何？」師以拂子驀口打。

有僧辭去參靈雲問。佛未出世時如何？靈雲舉拂子。又問出世後如何？靈雲亦舉拂子。其僧卻回。師問：「闍梨近去返太速生。」僧曰：「某甲到彼，問佛法不相當乃回。」師曰：「汝問什麼事。」僧舉前話。師曰：「汝問我為汝道。」僧便問：「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」師舉拂子。又問：「出世後如何？」師放下拂子。僧禮拜，師便打。後僧舉似玄沙。玄沙云：「汝欲得會麼。我與汝說個喻。如人賣一片園。東西南北，一時總結契了也。中心有個樹子，猶屬我在。」崇壽稠云：「為當打伊解處，別有道理。」

因舉，六祖云：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。」師曰：「大小祖師龍頭蛇尾。好與二十拄杖。」時太原孚上座侍立，聞之咬齒。師又曰：「我適來恁麼道。也好與二十拄杖。」雲居錫云：「什麼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吃棒。只如雪峰自道，我好吃拄杖。且道，佛法意旨作麼生。久在眾上座無有不知。初機兄弟，且作麼生會。」東禪齊云：「雪峰恁麼道。為當檢點，別有落處。眾中喚作自抽過。抽過且置。祖師道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作麼生。」

師問慧全，汝得入處作麼生。全曰：「共和尚商量了。」師曰：「什麼處商量。」曰：「什麼處去來。」師曰：「汝得入處，又作麼生。」全無對。師打之。全坦問：「平洋淺草，麈鹿成群。如何射得麈中主。」師喚全坦。坦應諾。師曰：「吃茶去。」

師問僧，近離什麼處。僧曰：「離溈山。」曾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溈山據座。師曰：「汝肯他否。」僧曰：「某甲不肯他。」師曰：「溈山古佛。子速去禮拜懺悔。」玄沙曰：「山頭老漢，蹉過溈山事也。」東禪齊云：「什麼處蹉過的當蹉過。莫便恁麼會也無。若恁麼會，即未會溈山意在。只如雪峰云：溈山古佛，子教去懺悔。是證明溈山，是贊歎溈山。事也難子細，好見去也不難。」

問：「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。」師曰：「我為法惜人。」師舉拂子示一僧。其僧便去。長慶稜舉似泉州王延彬。乃曰：「此僧合喚轉，與一頓棒。」彬曰：「和尚是什麼心行。」稜曰：「幾放過。」

師問慧冰。人道，前三三後三三，意作麼生。稜便出去。鵝湖別云：「諾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對曰：「藍田來。」師曰：「何不入草。」長慶稜云：「

險。」

問：「大事作麼生。」師執僧手曰：「上座將此問誰。」

有僧禮拜，師打五棒。僧曰：「過在什麼處。」師又打五棒，喝出。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僧曰：「嶺外來。」師曰：「還逢達磨也無。」僧曰：「青天白日。」師曰：「自己作麼生。」僧曰：「更作麼生。」師便打。

師送僧出行三五步。召曰上座。僧回首。師曰：「途中善為。」

僧問：「拈槌豎拂，不當宗乘，和尚如何？」師豎起拂子。其僧自把頭出。師乃不顧。法眼代云：「大眾看比一員戰將。」

僧問：「三乘十二分教。為凡夫開演，不為凡夫開演。」師曰：「不消一曲楊柳枝。」師謂鏡清曰：「古來有老宿，引官人巡堂云。此一眾盡是學佛法僧。」官人云：「金屑雖貴，又作麼生。」老宿無對。鏡清代曰：「比來拋磚引玉。」法眼別云：「官人何得貴耳而賤目。」

師上堂舉拂子曰：「這個為中下人。」僧問：「上上人來如何？」師舉拂子。僧曰：「這個為中下。」師打之。

問：「國師三喚侍者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乃便起入方丈。

師問僧：「今夏在什麼處。」曰：「湧泉。」師曰：「長時湧暫時湧。」曰：「和尚問不著。」師曰：「我問不著。」曰：「是。」師乃打之。

因普請往莊中路逢獼猴。師曰：「這畜生，一個背一面古鏡。」

摘山僧稻禾。僧曰：「曠劫無名，為什麼章為古鏡。」師曰：「瑕生也。」僧曰：「有什麼死急，話頭也不識。」師曰：「老僧罪過。」

閩帥施銀交牀。僧問：「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，將何報答。」師以手托地曰：「少

打我。」僧問疏山曰：「雪峰道少打我意作麼生。」疏山云：「頭上插瓜齎，垂尾腳跟齊。」

問吞盡毗盧時如何？師曰：「福唐歸得平善否。」

師謂眾曰：「我若東道西道，汝則尋言逐句。我若羚羊掛角，汝向什麼處捫摸。」僧問保福。只如雪峰有什麼言教便似羚羊掛角。時保福云：「莫是與雪峰作小師不得麼。」

師住閩川四十餘年。學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。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。閩帥命醫診視。師曰：「吾非疾也。」竟不服其藥。遺偈付法。夏五月二日。朝游藍田暮歸澡身。中夜入滅。壽八十七臘五十九。

## 瑞龍慧恭

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。福州人也，姓羅氏。家世為儒。年十七舉進士。隨計京。師因游終南山奉日寺。睹祖師遺像，遂求出家。二十二受戒。遊方謁德山鑒禪師。鑒問曰：「會麼。」恭曰：「作麼。」鑒曰：「請相見。」恭曰：「識麼。」鑒大笑遂入室焉。暨鑒順世。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。大開法席。唐天復三年癸亥。十二月二日午時。命眾聲鐘。顧左右曰：「去。」言訖跏趺而化。壽八十四臘六十二。門人建塔。

## 泉州瓦棺

泉州瓦棺和尚。德山問曰：「汝還會麼。」師曰：「不會。」德山曰：「汝成持取個不會好。」師曰：「不會又成持個什麼。」德山曰：「汝大似個鐵橛。」師遂摳衣德山。

## 高亭簡

襄州高亭簡禪師。初隔江見德山。遙合掌云：「不審。」德山以手中扇子招之。師忽開悟。乃橫趨而去。更不回顧。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。

## 大寧資國

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。白兆問：「家內停喪，請師慰問。」師曰：「苦痛蒼天。」兆曰：「死卻爺，死卻娘。」師打而趁之。師凡遇僧來，亦多以拄杖打趁。

##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

### 南際僧一

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。僧問：「幸獲親近，乞師指示。」師曰：「我若指示即屈著汝。」僧曰：「教學人作麼生即是。」師曰：「切忌是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衲僧氣息。」師曰：「還曾薰著汝也無。」問：「類即不問，如何是異。」師曰：「要頭即一任斬將去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法身主。」師曰：「不過來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毗盧師。」師曰：「不超越。」師初居末山。後閩帥請開法於長慶禪苑。卒謚本淨大師，塔曰無塵。

### 大光居誨

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。京兆人也。姓王氏。初造於石霜之室。函丈請益經二載。又令主北塔。麻衣草屨殆忘身意。一日石霜將試其所得。垂問曰：「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。朝門還得拜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有人不求進。」曰：「憑何。」師曰：「且不為名。」石霜又因疾問曰：「除卻今日，別更有時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渠亦不道今日是。」石霜甚然之。如是徵詰數四。酬對無爽。盤桓二十餘祀。瀏陽信士胡公。請居大光山，提唱宗致。

有僧問：「只如達磨是祖否。」師曰：「不是祖。」僧曰：「既不是祖，又來作什麼。」師曰：「為汝不薦祖。」僧曰：「薦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方知不是祖。」

問：「混沌未分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一代時教阿誰敘。」師又曰：「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。直饒剝徹底，也只是成得個邊事。汝不可便將當卻衲衣下事。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。四十九年標不起。」凡示學徒，大要如此。唐天復三年癸亥九月三日歸寂。壽六十有七。

### 棲賢懷佑

廬山棲賢懷佑禪師。泉州仙遊人也。受業於九座山陳禪師。尋參學預石霜之室。既承奧旨居於謝山。其道未震。復遷止棲賢。徒侶臻萃。僧問：「如何是五老峰前句。」師曰：「萬古千秋。」僧曰：「恁麼莫成嗣絕也無。」師曰：「躊躇欲與誰。」僧問：「自遠而來，請師激發。」師曰：「他不憑時。」曰：「請師憑時。」師曰：「我亦不換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法法無差。」師曰：「雪上更加霜。」師後終於廬山。謚玄悟大師，塔曰傳燈。

## 九峰道虔

筠州九峰道虔禪師。福州侯官人也，姓劉氏。遍曆法會，後受石霜印記。化徒於九峰焉。師上堂，有僧問：「無間中人行什麼行。」師曰：「畜生行。」曰：「畜生復行什麼行。」師曰：「無間行。」曰：「此猶是長生路上人。」師曰：「汝須知有不共命者。」曰：「不共什麼命。」師曰：「長生氣不常。」

師又曰：「諸兄弟還識得命麼。欲知命，流泉是命，湛寂是身。千波競湧是文殊境界。一亙晴空是普賢牀榻。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。於中事是話月。從上宗門中事，如節度使信旗。且如諸方先德。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。諸兄弟約什麼體格商量。到這裡，不假三寸，試話會看。不假耳根，試彩聽看。不假眼，試辨白看。所以道，聲前拋不出，句後不藏形。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個體。向什麼處安眼耳鼻舌。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。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。所以古人道。擬將心意學玄宗。狀似西行卻向東。」

時有僧問：「九重無信，恩赦何來。」師曰：「流光雖遍，閫內不週。」曰：「流光與閫內相去多少。」師曰：「滄水騰波，青山秀色。」問：「人人盡言請益。未審師將何拯濟。」師曰：「汝道巨岳還曾乏寸土也無。」曰：「恁麼即四海參尋，當為何事。」師曰：「演若迷頭心自狂。」曰：「還有不狂者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不狂者。」師曰：「突曉途中眼不開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。」師曰：「更問阿誰。」曰：「恁麼便承當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須彌還更戴須彌麼。」

問：「祖祖相傳復傳何法。」師曰：「釋迦慳，迦葉富。」曰：「畢竟傳底事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同歲老人分夜燈。」問：「諸佛非我道。如何是我道。」師曰：「我道

非諸佛。」曰：「既非諸佛，為什麼卻立我道。」師曰：「適來暫喚來，如今卻遣出。」曰：「為什麼卻遣出。」師曰：「若不遣出，眼裡塵生。」

問：「一切處覓不得，豈不是聖。」師曰：「是什麼聖。」曰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。」師曰：「是聖境未忘。」曰：「二聖相去幾何。」師曰：「塵中雖有隱形術。爭奈全身入帝鄉。」

問：「承古有言真心妄心是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是立真顯妄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真心。」師曰：「不雜食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妄心。」師曰：「攀緣起倒是。」曰：「離此二途，如何是學人本體。」師曰：「本體不離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離。」師曰：「不敬功德天，誰嫌黑暗女。」

問：「承古有言盡乾坤都來是個眼。如何是乾坤眼。」師曰：「乾坤在里許。」曰：「乾坤眼何在。」師曰：「正是乾坤眼。」曰：「還照矚也無。」師曰：「不借三光勢。」曰：「既不借三光勢。憑何喚作乾坤眼。」師曰：「若不如是。髑髏前見鬼人無數。」

問：「一筆丹青為什麼邈不得。」師曰：「僧繇卻許志公。」曰：「未審僧繇得什麼人證旨。卻許志公。」師曰：「烏龜稽首須彌柱。」

問：「動容沈古路，身沒乃方知。此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偷佛錢買佛香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娘。」師後住泐潭而終。諡大覺禪師，塔曰圓寂。

## 湧泉景欣

台州湧泉景欣禪師。泉州仙遊人也。本白雲山受業。得石霜開示。而止丹丘湧泉之蘭若。一日，師不披袈裟吃飯。有僧問：「莫成俗否。」師曰：「即今豈是僧耶。」

有強德二禪客到。於路次見師騎牛，不識師。乃曰：「蹄角甚分明。爭奈騎者不識。」師驟牛而去。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。師回下牛，近前不審，與坐吃茶。師問曰：「二禪客近離什麼處。」曰：「離那邊。」師曰：「那邊事作麼生。」彼提起茶盞。師曰：「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。」二人無對。師曰：「莫道騎者不識好。」

雲蓋志元

潭州雲蓋山志元。號圓淨大師。遊方時，問雲居曰：「志元不奈何時如何？」雲居曰：「閻梨只為功力不到處。」師不禮拜而退。遂參石霜，亦如前問。石霜曰：「非但閻梨，老僧亦不奈何。」師曰：「和尚為什麼不奈何。」石霜曰：「老僧若奈何，拈過汝不奈何。」別有問答，石霜章出之。

有僧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曰：「黃面底是。」曰：「如何是法。」師曰：「藏裡是。」問：「然燈未出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昧不得。」問：「蛇子為什麼吞蛇師。」師曰：「通身色不同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衲僧。」師曰：「參尋訪道。」

谷山藏

潭州谷山藏禪師。僧問：「祖意教意是一是二。」師曰：「青天白日，夜半濃霜。」

覆船洪薦

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本來面目。」師閉目吐舌，又開目吐舌。曰：「本來有如許多面目。」師曰：「適來見什麼。」問：「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。未審將什麼對。」師曰：「老僧也恁麼。」師將示滅三日前。令侍者喚第一座來。師臥出氣一聲。第一座喚侍者曰：「和尚渴，要湯水吃。」師乃面壁而臥。臨終令集眾。乃展兩手出舌示之。時第三座曰：「諸人，和尚舌根硬也。」師曰：「苦哉苦哉。誠如第三座所言，舌根硬去也。」再言之而告寂。謚紹隆大師，塔曰廣濟。

德山存德

朗州德山存德。號慧空大師。第六世住。僧問：「如何是一句。」師曰：「更請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仙陀婆。」師曰：「昨夜三更見月明。」

吉州崇恩

吉州崇恩和尚。僧問：「祖意教意是一是二。」師曰：「少林雖有月，蔥嶺不穿云。」

## 石霜輝

石霜輝禪師。第三世住。僧問：「佛出世先度五俱輪。和尚出世先度何人。」師曰：「總不度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度。」師曰：「為伊不是五俱輪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竹筋瓦碗。」

## 郢州芭蕉

郢州芭蕉和尚。僧問：「從上宗乘如何舉唱。」師曰：「已被冷眼人覷破了。」問：「不落諸緣，請師直指。」師曰：「有問有答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。」師曰：「只恐閻梨不問。」

## 肥田伏

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。僧問：「此地名什麼。」師曰：「肥田。」曰：「宜什麼。」師以拄杖打而趁之。

## 鹿苑暉

潭州鹿苑暉禪師。僧問：「不假諸緣請師道。」師敲火爐。僧曰：「親切處更請一言。」師曰：「莫睡語。」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如月在水。」曰：「見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如水在月。」問：「祖祖相傳，未審傳個什麼。」師曰：「汝問我我問汝。」僧曰：「恁麼即緇素不分也。」師曰：「什麼處去來。」

## 寶蓋約

潭州寶蓋約禪師。僧問：「寶蓋高高掛，其中事若何。請師言下旨，一句不消多。」師曰：「寶蓋掛空中，有路不曾通。儻求言下旨，便是有西東。」

## 拯迷海晏

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衲衣下事。」師曰：「如人咬硬石頭。

」問：「如何是古寺一爐香。」師曰：「廣大勿人嗅。」曰：「嗅者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六根俱不到。」問：「久向拯迷，到來為什麼不見拯迷。」師曰：「闍梨不識拯迷。」

## 湖南文殊

湖南文殊和尚。僧問：「僧繇為什麼邈志公不得。」師曰：「非但僧繇，志公也邈不成。」曰：「志公為什麼邈不成。」師曰：「彩績不將來。」曰：「和尚還邈得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我亦邈不得。」曰：「和尚為什麼邈不得。」師曰：「渠不以苟我顏色。教我作麼生邈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密室。」師曰：「緊不就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密室中人。」師曰：「不坐上牛。」

## 鳳翔石柱

鳳翔府石柱和尚。遊方時，遇洞山和尚第三世。垂語曰：「有四種人。一人說過佛祖，一步行不得。一人行過祖佛，一句說不得。一人說得行得。一人說不得行不得。阿那個是其人。」師出眾而對曰：「一人說過祖佛行不得者。只是無舌不許行。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。只是無足不許說。一人說得行得者。即是函蓋相稱。一人說不得行不得。若斷命而求活。此是石女披枷帶鎖。」洞山曰：「闍梨自己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該通會上，卓卓寧彰。」洞山曰：「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幻人相逢拊掌呵呵。」

## 中雲蓋

潭州中雲蓋和尚。僧問：「和尚開堂，當為何事。」師曰：「為汝驢漢。」曰：「諸佛出世，當為何事。」師曰：「為汝驢漢。」問：「祖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像不得。」曰：「出世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闍梨也須側身始得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向上一句。」師曰：「文殊失卻口。」曰：「如何是門頭一句。」師曰：「頭上插花子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超百億。」師曰：「超人不得肯。」

## 大通存壽

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。不知何許人也。姓梅氏。初講經論。後入石霜之室。隨緣誘化。抵於蒲坂緇素歸心。僧問：「蓮華未出水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。」僧無語。師平居罕言，叩之則應。度弟子四百人，尼眾百數。終壽九十有三。謚真寂大師。

南嶽玄泰

南嶽玄泰上座。不知何許人也。沈靜寡言未嘗衣帛。眾謂之泰布衲。始見德山鑒禪師，升於堂奘。後謁石霜普會禪師，遂入室焉。所居蘭若，在衡山之東。號七寶台。誓不立門徒。四方後進依附。皆用交友之禮。嘗謂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{禾田}。為害滋甚，乃作{禾田}山謠。遠邇傳播。達於九重，有詔禁止。故岳中蘭若無復然燎，師之力也。將示滅，並無僧至。乃自出門召一僧入。付囑令備薪蒸。又留偈曰：「今年六十五。四大將離主。其道自玄玄。個中無佛祖。不用剃頭。不須澡浴。一堆猛火。千足萬足。」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。闍維收舍利。於堅固禪師塔左營小浮圖置之。壽六十有五。

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

樂普元安

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。鳳翔麟遊人也，姓淡氏。4805年出家。依本郡懷恩寺佑律師，披削具戒。通經論。首問道於翠微臨濟。臨濟常對眾美之曰：「臨濟門下一隻箭，誰敢當鋒。」師蒙許可，謂自已足。尋之夾山卓庵。後得夾山書。發而覽之，不覺竦然。乃棄庵至夾山禮拜，端身而立。夾山曰：「雞棲鳳巢，非其同類出去。」師曰：「自遠趨風，請師一接。」夾山曰：「目前無閻梨。此間無老僧。」師曰：「錯也。」夾山曰：「住住，閻梨且莫草草匆匆。溪山各異，雲月是同。閻梨坐卻天下人舌頭即不無。爭教無舌人解語。」師茫然無對。夾山便打。師因茲服膺數載。興化代云：「但知作佛，莫愁眾生。」

師一日問夾山。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。夾山曰：「燭明千里像，暗室老僧迷。」又問：「朝陽已升，夜月不現時如何？」夾山曰：「龍銜海珠，游魚不顧。」

夾山將示滅，垂語於眾曰：「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。」師對曰：「不然。」夾山曰：

「何也。」師曰：「自有青山在。」夾山曰：「苟如是，即吾道不墜矣。」暨夾山順世，師抵於涔陽。遇故人，因話武陵事。故人問曰：「倏忽數年，何處逃難。」師曰：「只在鷓鴣中。」曰：「何不無人處去。」師曰：「無人處有何難。」曰：「鷓鴣中如何逃避。」師曰：「雖在鷓鴣中，人且不識。故人罔測。」又問曰：「承西天有二十八祖。至於此土人傳一人。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。」僧曰：「合譚何事。」師曰：「未逢別者，終不開拳。」僧曰：「有不從朝堂來，相逢還話否。」師曰：「量外之機，徒勞目擊。」僧無對。

師尋之澧陽樂普山，卜於宴處。後遷止朗州蘇溪。四方玄侶憧憧奔湊。師示眾曰：「末後一句。始到牢關。鎖斷要津。不通凡聖。欲知上流之士。不將祖佛見解貼在額頭。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。」又曰：「指南一路，智者知疏。」問：「瞥然便見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曉星分曙色，爭似太陽輝。」問：「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鬻薪樵子貴，衣錦道人輕。」問：「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。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。無修無證者有何德。」師曰：「一片白雲橫谷口。幾多歸鳥夜迷巢。」

問：「日未出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水竭滄溟龍自隱。雲騰碧漢鳳猶飛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本來事。」師曰：「一粒在荒田，不耘苗自秀。」僧曰：「若一向不耘，莫草裡埋沒卻也無。」師曰：「肌骨異芻蕘，芻稗終難映。」

問：「不傷物命者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眼花山影轉，迷者謾彷徨。」

問：「不譚今古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靈龜無卦兆，空殼不勞鑽。」問：「不掛明暗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玄中易舉，意外難提。」

問：「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道火爐重多少。」

問：「祖意與教意是一是二。」師曰：「師子窟中無異獸。象王行處絕狐蹤。」

問：「行到不思議處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青山常舉足，白日不移輪。」

問：「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鷺倚雪巢猶可辨。烏投漆立事難分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賓主雙舉。」師曰：「枯樹無橫枝，鳥來難措足。」

問：「終日朦朧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擲寶混沙中，識者天然異。」曰：「恁麼即展手不逢師也。」師曰：「莫將鶴唳誤作鶯啼。」

問：「圓伊三點人皆重。樂普家風事若何。」師曰：「雷霆一震，布鼓聲銷。」問：「停午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停午猶虧半，烏沈始得圓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颯颯當軒竹，經霜不自寒。」僧擬再問。師曰：「只聞風擊響，不知幾千竿。」

師上堂謂眾曰：「孫賓收鋪去也。有卜者出來。」時有僧出曰：「請和尚一卦。」師曰：「汝家爺死。」僧無語。法眼代拊掌三下。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敲禪牀曰：「會麼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天上忽雷驚宇宙。井底蝦蟆不舉頭。」

問：「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。」師曰：「演若頭非失，鏡中認取乖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救離生死。」師曰：「執水苟延生，不聞天樂妙。」

問：「四大從何而有。」師曰：「湛水無波，漚因風擊。」曰：「漚滅歸水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渾不濁魚龍任躍。」問：「生死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一念忘機，太虛無點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曰：「存機猶滯跡，去瓦卻通途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。」師曰：「雨滋三草秀，片玉本來輝。」問：「一毫吞盡巨海，於中更復何言。」師曰：「家有白澤之圖，必無如是妖怪。」保福別云：「家無白澤之圖，亦無如是之怪。」

問：「凝然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時雷應節，震岳驚蟄。」曰：「千般運動不異個凝然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靈鶴翥空外，鈍鳥不離巢。」曰：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白首拜少年，舉世人難信。」

問：「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。」師曰：「土宿雖持錫，不是婆羅門。」

問：「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。」師曰：「日月並輪空，誰家別有路。」曰：「恁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概也。」師曰：「但自不亡羊，何須泣歧路。」

問：「學人擬歸鄉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家破人亡，子歸何處。」曰：「恁麼即不歸去也。」師曰：「庭前殘雪日輪消。室內游塵遣誰掃。」

問：「動是法王苗，寂是法王根。根苗即不問，如何是法王。」師舉拂子。僧曰：「此猶是法王苗。」師曰：「龍不出洞，誰人奈何。」

師二山開法，語播諸方。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。誡主事曰：「出家之法，長物不留。播種之時，切宜減省。締構之務，悉從廢停。流光迅速，大道深玄。苟或因循，曷由體悟。」雖激勵懇切，眾以為常，略不相儆。至冬，師示有微疾，亦不倦參請。十二月一日告眾曰：「吾非明即後也，今有一事問汝等。若道這個是，即頭上安頭。若道這個不是，即斬頭求活。」時第一座對曰：「青山不舉足，日下不挑燈。」師曰：「這裡是什麼時節，作這個語話。」時有彥從上座別對曰：「離此二途，請和尚不問。」師曰：「未在更道。」曰：「彥從道不盡。」師曰：「我不管汝盡不盡。」曰：「彥從無侍者只對和尚。」師乃下堂。至夜，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：「闍梨今日只對老僧，甚有道理。據汝合體先師意旨。先師道，目前無法，意在目前。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。且道，那句是主句。若擇得出，吩咐缽袋子。」曰：「彥從不會。」師曰：「汝合會，但道。」曰：「彥從實不知。」師喝出，乃曰：「苦苦。」玄覺云：「且道，從上座實不會。是怕見缽袋子黏著伊。」二日午時，別僧舉前語問師。師自代曰：「慈舟不棹清波上。劍峽徒勞效木鵝。」便告寂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。塔於寺西北隅。

## 上藍令超

洪州上藍令超禪師。初住筠州上藍山，說夾山之禪。學侶俱會。後於洪井創禪苑居之。還以上藍為名。化道益盛。僧問：「如何是上藍本分事。」師曰：「不從千聖借，豈向萬機求。」曰：「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可拈放汝手裡得麼。」

問：「鋒前如何辨事。」師曰：「鋒前不露影，莫向舌頭尋。」

問：「二龍爭珠，誰是得者？」師曰：「其珠遍地，目睹如泥。」

問：「善財見文殊卻往南方，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學憑入室，知乃通方。」曰：「為什麼彌勒遣見文殊。」師曰：「道廣無涯，逢人不盡。」

至唐大順庚戌歲正月初。召眾僧而告曰：「吾本約住此十年。今化事既畢，當欲行矣。」十五日齋畢。聲鐘端坐長往。謚元真大師，塔曰本空。

## 鄆州四禪

鄆州四禪和尚。僧問：「古人有請不背。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深深無別源。飲者消諸患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會得底人意，須知月色寒。」

## 逍遙懷忠

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。僧問：「不似之句，還有人道得否。」師曰：「或即五日齋前，或即五日齋後。」問：「劍鏡明利，毫毛何惑。」師曰：「不空穗索。」問：「洪爐猛燄烹鍛何物。」師曰：「烹佛烹祖。」曰：「佛祖作麼生烹。」師曰：「業在其中。」曰：「喚作什麼業。」師曰：「佛力不如。」

問：「四十九年不說一句。如何是不說底一句。」師曰：「只履西行，道人不顧。」曰：「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。」師曰：「馬是官馬，不用印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一老一不老。」師曰：「三從六義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奇特一句。」師曰：「坐佛牀斲佛樸。」問：「祖與佛阿那個最親。」師曰：「真金不肯博，誰肯換泥丸。」曰：「恁麼即有不肯也。」師曰：「汝貴我賤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懸劍萬年鬆。」師曰：「非言不可及。」曰：「當為何事。」師曰：「只汝道話。」曰：「言外之事，如何明得。」師曰：「日久年多筋骨成。」

問：「不敵魔軍，如何證道。」師曰：「海水不勞杓子舀。」問：「不住有雲山常

居無底船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果熟自然。」曰：「更請師道。」師曰：「門前真佛子。」曰：「學人為什麼不見。」師曰：「處處王老師。」

## 盤龍可文

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。僧問：「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。」師曰：「石牛沿江路，日裡夜明燈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曰：「癡兒舍父逃。」師後居上藍院。

## 黃山月輪

撫州黃山月輪禪師。福州福唐人也。姓許氏。志學之歲。詣本郡黃檗山寺投觀禪師稟教。及圓戒品，遂遊方。抵淦水，謁三峰和尚。雖問答有序，而機緣靡契。尋聞夾山盛化，乃往叩之。夾山問師：「名什麼。」師曰：「名月輪。」夾山作一圓相曰：「何似這個。」師曰：「和尚恁麼語話，諸方大有人不肯在。」曰：「貧道即恁麼，闍梨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還見月輪麼。」曰：「闍梨恁麼道，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。」師乃服膺參訊。

一日夾山抗聲問曰：「子是什麼處人。」師曰：「閩中人。」曰：「遷識老僧否。」師曰：「和尚遷識學人否。」曰：「不然，子且還老僧草鞋價。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。」師曰：「恁麼即不識和尚。未委江陵米作麼價。」夾山曰：「子善能哮吼。」乃入室受印。依附七年，方辭往撫州。卜龍濟山隱居。玄侶雲集。師遂演夾山奧旨。名聞諸方。後歸臨川樂棲黃山。謂諸徒曰：「吾居此山，頗諧素志矣。」

師上堂謂眾曰：「祖師西來特唱此事。自是諸人不薦，向外馳求。投赤水以尋珠，就荊山而覓玉。所以道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。認影為頭，豈非大錯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意。」師曰：「梁殿不施功，魏邦絕心跡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曰：「石牛頻吐三春霧。木馬嘶聲滿道途。」問：「如何得見本來面目。」師曰：「不勞懸石鏡，天曉自雞鳴。」問：「宗乘一句，請師商量。」師曰：「黃峰獨脫物外秀。年來月往冷嗖嗖。」問：「不辨中言，如何指撥。」師曰：「劍去遠矣。爾方刻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衲衣下事。」師曰：「石牛水上臥，東西得自由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目前意。」師曰：「秋風有韻，片月無方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用心處。」師曰：「覺戶不掩，對月莫迷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青霄路。」師曰：「鶴棲雲外樹，不倦苦風霜。」

問：「過去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龍叫清潭，波瀾自肅。」師住黃山僅十三載。學者來無虛往。以後唐同光三年。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。至二十六日午時，奄然坐化。壽七十二，臘五十三。明年正月二十日塔於院西北隅。

## 韶山寰普

洛京韶山寰普禪師。有僧到參，禮拜起立。師曰：「大才藏拙戶。」僧過一邊立。師曰：「喪卻棟樑材。」師問僧：「莫是多口白頭徠麼。」徠云：「不敢。」云：「多少口。」徠云：「通身是。」師云：「尋常向什麼處屙。」徠云：「向韶山口裡屙。」師云：「有韶山口，向韶山口裡。無韶山口，向什麼處屙。」徠無對。師便打。

遵布衲山下見師乃問：「韶山在什麼處。」師云：「青青鬱鬱處是。」遵云：「莫只者便是否。」師云：「是即是，闍梨有什麼事。」遵云：「擬伸一問，未審師還答否。」師云：「看君不是金牙作。爭解彎弓射尉遲。」遵云：「鳳凰直入煙霄去。誰怕林間野鵲兒。」師曰：「當軒畫鼓從君擊。試展家風似老僧。」遵云：「一句迥超今古格。鬆蘿不與月輪齊。」師云：「饒君直出威音外。猶較韶山半月程。」遵云：「過在什麼處。」師云：「調蕩之辭，時人知有。」遵云：「與麼，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。」師云：「魯般門下徒施巧妙。」遵云：「學人即與麼，師意又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玉女夜拋梭，寄錦於西舍。」遵云：「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。」師云：「耕夫置玉漏，不是行家作。」遵云：「此是文言，家風又若何。」師云：「橫身當宇宙，誰是出頭人。」遵不禮拜。

一日又問：「闍梨有沖天之計。老僧有入地之謀。闍梨橫吞巨海。老僧背負須彌。闍梨橫劍上來。老僧亞槍相待。向上一路，速道速道。」遵云：「明鏡當台請一鑒。」師云：「不鑒。」遵云：「為什麼不鑒。」師云：「淺水無魚，徒勞下釣。」遵無語。師便打。遵方禮拜。師終後，諡無畏大師。

## 太原海湖

太原海湖和尚。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。敷坐訖，師乃就彼位坐。時有雲涉座主問曰：「和尚什麼年行道。」師曰：「座主近前來。」涉近前。師曰：「只如僮陳如是什麼年行道。」涉茫然。師咄曰：「這尿牀鬼。」僧問：「和尚院內人何太少。定水院人何太多。」師曰：「草深多野鹿，岩高獬豸稀。」

## 嘉州白水寺

嘉州白水寺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四溟無窟宅，一滴潤乾坤。」問：「曹溪一路合譚何事。」師曰：「澗鬆千載鶴來聚。月中香桂鳳凰歸。」

## 天蓋幽

鳳翔天蓋山幽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天蓋水。」師曰：「四海滂沱，不犯涓滴。」問：「學人擬看經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既是大商，何求小利。」

## 鳳棲同安

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尚。第一世住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金雞抱子歸霄漢。玉兔懷胎入紫微。」僧曰：「忽遇客來，將何祗待。」師曰：「金果早朝猿摘去。玉華晚後鳳銜來。」問：「終日在潭，為什麼釣不得。」師曰：「玄源不隱無生寶。莫謾垂鉤向碧潭。」

問：「澄機一句，曉露不逢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太陽門下無星月。天子殿前無貧兒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同安轉身處？」師曰：「曠劫不曾沈玉露。目前豈滯太陽機。」

問：「險惡道中如何進步？」師曰：「玄身透過千差路。碧海無波往即難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衲衣下事？」師曰：「一片玉輪今古在。豈同漁父夜沈鉤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大勿慚愧底人？」師曰：「空王不坐無生殿。迦葉堂前不點燈。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